

一、龍樹菩薩傳

年代	西元 150~250 年，(案達羅王朝時期)。	
出家前	菩薩乃南印之婆羅門，天資聰穎，事不再告，於吠陀等世間學藝，彌不練達。	
出家因緣	嘗與契友三人，聘情極欲以為樂，潛入王家，穢亂宮廷。事覺，倖免於難，乃悟欲為苦本，厭離心生，詣佛塔出家受戒。	
出家綜合 南北、空 有、性 相、大小	先在說一切有部 ¹ 寺院中出家受戒，讀誦聲聞乘的三藏。九十日中，誦三藏盡達其意，更求餘經，都無得處。	北有、重 相、小乘
	後於北方雪山 ² 深處一佛塔 ³ 中，遇老比丘，授以大乘經典，讀而善之。	南空、重 性、大乘
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，而大盛於北方的。北方大乘教區，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，而向東、西山地延伸，向南而到犍陀羅。		
懷革新佛教之志	歷遊諸國，與外道論議，咸皆折服。遂自念言：適應世間方便甚多佛經雖妙，而推理猶未盡；未盡者推而說之，以此悟後學於理不違，於事無失。乃懷革新佛教之志，擬離傳統之聲聞僧而別立。	
	曾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」的企圖，但始終未實現 ⁴ 。這可見個人的理證不難，而大眾制度的改革，卻是很不容易的。	
入龍宮 取經說	此傳說極為普遍，龍樹取經處在烏荼 ⁵ ，今奧里賽地方。這裡在大海邊，傳說是婆樓那龍王往來的地方，有神奇的塔。 傳說龍樹從龍宮得來傳與《華嚴經》有關，這裏是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善財童子的故鄉，有古塔廟，極可能是龍樹從龍王的祠廟中得來的經典。九十日中通練甚多，乃悟無生法忍，得經一箱而出云。	
時代背景	北印	《婆沙》初編，《婆沙》師執一切有而礙空，執小障大，專橫不可一世。
	南印	方廣學者，執一切空而壞緣起，執理而廢事，說一切法如龜毛、兔角之常無。

¹ 龍樹論所引的律典，多與《十誦律》相同，所以傳說龍樹於說一切有部出家，大致是可信的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1.-5)

² 雪山，有大雪山、小雪山，都在印度西北。

³ 龍樹出家時，佛像初興，舍利塔代表了佛，與僧寺相連，由比丘僧管理。在佛塔出家，就是在僧寺中出家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1.8,9)

⁴ 當時的大乘佛教，雖離傳統的聲聞佛教獨立開展，但重法而輕律儀，所以大乘的出家者，還是在部派中出家受戒，離不開聲聞佛教的傳統，這是龍樹想別立大乘僧團的問題所在。

⁵ 烏荼在印度南印度，當時屬於安達羅的娑多婆訶王朝。

菩薩攻異端，暢中道	斥迦旃延尼子為非釋子，其弟子輩為生死人。以方廣者為邪空，信戒無基而取一空。息戲論之雲霧，朗中道之秋月，大乘光芒萬丈，安達羅王朝與有榮焉！	
《中論》等出	法界雷動，智者欣受，愚者驚攝，大乘乃不復依傍小宗，卓然自立，宜後之言大乘者，咸仰菩薩為大祖也。	
弘法的影響，遍及全印度。	南印	龍樹在南印度弘法，受到南僑薩羅國娑多婆訶王護持。漢譯有《龍樹菩薩勸誡王誦》，名為《親友書》，就是寄給娑多婆訶王。
	中印	龍樹也在中印度弘法，（依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。
	北印	龍樹在北印雪山寺中研讀大乘法，對北方不能說沒有影響。
晚年	晚年住南僑薩羅國都西南的跋邏末羅耆釐山---黑峰山。後住阿摩羅縛底大塔西北的吉祥山，在此過世。	
菩薩師資	提婆菩薩	師子國人，初於犢子部出家。嘗不避萬人之怒，抉大自在天神像之寶目，以明神之無靈，又自抉一目以報之，人因以迦那（一目）提婆稱之。後來扣龍樹之門，執弟子禮，精中觀，斥破外道，不遺餘力。其著作以《四百論》為最著，其終為外道利刀刺之，命未畢頃，猶愍此愚頑而善遣之。為法不惜身，無我不瞋敵。
	羅睺羅跋陀羅	提婆弟子，亦曾譯《中觀》。
	再傳龍樹	漸為唯心、密咒之弘傳。
	龍樹菩薩師資之學，經煞車王子須利耶沙摩之介，以之授鳩摩羅什三藏而傳來中國，弘布彌廣。其在印度，則提婆以去，日漸衰落，即《大智度論》等，亦迭失無聞矣！	

二、龍樹菩薩嘗約學派之見為三：

三門	內 容	意趣	部派
毘曇門	或佛自說諸法義，或佛自說諸法名，諸弟子種種集述解其義。	明有（無般若易墮有中）	說一切有部
	《六足毘曇》、《發智經八韃度》及釋義的《大毘婆沙論》、《舍利弗阿毘曇》…		
空門	空門說生空、法空都是依據經文----《雜阿含經》、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長阿含經》、《增壹阿含經》、《波羅延經》----《彼岸道品》《義品》等而說。	說空（無般若易墮空中）	大眾部

蜚勒門	「廣比諸事，以類相從」。 「入蜚勒門，論議則無窮，其中有隨相門、對治門等種種諸門；論議的都是佛說」。	辨亦有亦無 (無般若易墮有無中)	分別說部
部派三門，都是依佛說，依佛說的意義而論述的，只是思想方法不同，陷於對立而互不相容的狀態。			
不得般若，愚者謂為乖錯智，智者得般若波羅蜜，入三種門無所礙，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，不相違背。			
如得般若波羅蜜，也就是通達緣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，一切法是緣起的，不是沒有特性、形態、作用與其他法的關係，只是沒有自性罷了，於一切法門無所礙！			
是於三系，使其於不違緣起性空之正見中，貫攝而調理之。汲方便之三流，而歸於自宗之大乘空門。			

三、龍樹菩薩之著作：

	論名	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	《印度之佛教》	
明甚深法義	《中觀論》 4卷	龍樹本頌與青目釋論合編的。傳說出於《無畏論》，《無畏論》是龍樹所作偈頌（及注釋）的總集。	闡發緣起性空之深義，揭示生死解脫之根本。	深觀
	《十二門論》 1卷	論中引到龍樹所造《七十空（性）論》。		
	《壹輸盧迦論》	瞿曇般若流支譯。 ⁶		
廣明菩薩大行	《大智度論》 100卷	中品《大般若波羅密經》的釋論，也是經、論合編的。	釋《大般若經》之第二分。	廣行
	《十住毗婆沙論》 17卷	是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之廣說，僅解說二地。是菩薩道---十地的廣釋，可能就是《莊嚴佛道論》。	釋《華嚴經》之〈十地品〉，即以深見而暢發菩薩之大行。	
	《大智度論》與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，明菩薩廣大行，對於境、行、果都有所解說，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。			
	龍樹曾在北方修學，弘傳於北方，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。北印度的佛教漸漸衰落，後起的佛護、清辨生於南方；在中印度學得中觀學，又弘傳於南方。所以西藏後期所傳中觀學，竟不知有《大智度論》等，世俗安立，也就不免無所適從了。			

西元七、八世紀，佛法傳入西藏；在藏文的譯本中，有眾多的龍樹作品。主要的是「五正理聚」：（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）

⁶ 《空之探究》P.205

	論 名	漢譯與之相當的
1	《根本中論頌》	1、《中論》誦釋，鳩摩羅什所譯的青目釋《中論》。 2、《般若燈論》，唐波羅頗迦羅密多羅所譯的清辨釋。 3、《大乘中觀釋論》，趙宋惟淨所譯的安慧釋。
2	《六十頌如理論》	趙宋施護譯，有唯識傾向。
3	《七十空性論》	近代法尊依藏文譯成漢文
4	《迴諍論》	後魏毘目智仙與瞿曇流支，共譯偈與釋。
5	《廣破經》 (《大乘破有論》)	趙宋施護譯，有唯識傾向。 後二部是破斥印度的正理派的

此外，還有：

	論 名	內 容
1	《菩提資糧論》 6卷	隋達磨笈多譯，本頌是龍樹造，釋論是自在比丘造。 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提到這部論，羅什譯作《助道經》。
2	《寶鬘論》	真諦所譯《寶行王正論》。
3	《寄親友書》	與《勸發諸王要偈》同本，我國共有三譯。
4	《大乘二十頌論》	趙宋施護也有譯出，論說「一切唯心」，未必是龍樹造的。

西藏傳《中論》有八家注釋：

	釋 者	譯 者	內 容	
1	安慧釋	《大乘中觀釋論》18卷，趙宋唯淨等譯。	四家都屬於瑜伽行派，瑜伽派的解釋，未必符合龍樹論的本義，但受到大乘學界所重視，可以想見《中論》的地位！	中 觀 家 的 正 統 思 想
2	提婆設摩釋	《釋論》		
3	德吉祥釋	《釋論》		
4	德慧釋	《釋論》		
5	青目釋	羅什所譯《青目釋》。我國譯出的《中論》釋。	也許因此說龍樹造《無畏論》，這與西藏傳的《無畏論》相近。	
6	佛護釋	《中論注》。	依《無畏論》而作。	
7	清辨釋 隨順經部	《般若燈論》15卷，唐波羅頗密多羅譯出。	譯者是瑜伽行派，在〈觀涅槃品〉中，清辨評斥瑜伽行派部分，譯者竟刪除之。	
8	月稱釋 隨順說一切有部	《明句論》(《顯句論》)。	依佛護《中論注》而作。	

傳說無著造《順中論》，元魏瞿曇（般若）流支譯為二卷。

四、龍樹依據《四阿含》的不同性，立四種悉檀，以貫攝一切佛法：

四悉檀		內 容
1	世界悉檀	適應俗情，方便誘導向佛。
2	對治悉檀	針對偏蔽過失而說。
3	各各為人悉檀	啓發人心向上向善。
4	第一義悉檀	顯示究竟真實。
		第一義----在「佛法」中，是緣起；緣起法是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。依緣起說蘊、處、(因緣)、諦、界及出世因的道品，都是勝義，這就是《雜阿含》的主要內容。
		龍樹依《般若經》說，以涅槃異名---空性、真如、法界、實際等為勝義，如《論》說：「第一義悉檀者，一切法性、一切論議語言，一切是法非法，一一可分別破散；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所行真實法，不可破不可散」。勝義是三乘聖者自證的，不落論義語言，所以不可壞。
第一義悉檀真實不可破，如方便的應機設教，有相對的真實意義，所以前三悉檀，也可以說真實了。		

五、龍樹的造論通經，面對佛教的種種問題：

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者的互相抗拒：	
「佛法」的部派林立，互相評破；	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間，存有嚴重的偏差，有礙佛法的合理開展。
傳統的「佛法」行者，指大乘為非佛所說；	「大乘佛法」行者，指「佛法」為小乘。
過分地讚揚菩薩，貶抑阿羅漢，使釋尊為了「正法久住」而建立起來的，和樂清淨僧伽的律行，也受到輕視。如維摩詰呵斥優波離的如法為比丘出罪；文殊師利菩薩以出家身分，「不現佛邊，亦不見在眾僧，亦不見在請會，亦不在說戒中」，卻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即在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安居。	這表示有個人自由主義傾向的大乘行者，藐視過集體生活的嚴謹律制。 大乘的極端者以為：「若有經卷說聲聞事，其行菩薩不當學此，亦不當聽，非吾等法，非吾等法，非吾道義，聲聞所行也，修菩薩者，甚勿學彼」。

菩薩道，蓋不能以聲聞拘也：

龍樹菩薩	深達大乘之奧，了然於化世之方便，擬革新佛教建立菩薩僧而未果行。傳龍樹菩薩為化國王而易服七年，持旛奔走於王前。
提婆菩薩	易俗服受募為國王衛士，而後得論義；華氏城外道跋扈，禁比丘出入，則易服入城而破之。
青目菩薩	釋《中論》，乃一婆羅門學者。

鳩摩羅什三藏	來中國時，受姚興之逼，為完成傳譯之大業，乃易服娶妻而別住官廨。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六、有關論書與經典

種類	特 性		舉例	風格
釋經論	如來應機說法	所集的經不一定是一會說的，所以不妨說了再說，也不妨或淺或深。	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屬之。	有南方經師的風格。
	如來是一切智人	說法是不會重複的，所以特別重先後次第。		
宗經論	依一經或多經而論究法義，都是深思密察，審決法義，似乎非此不可。		《中論》屬之，但重在抉擇深義。	有阿毘達摩的風格。
觀行論	以觀行（止觀）為主。		《中論》以觀行為旨趣，而不重思辨	又名《中觀》。

《中論》與《阿含經》

《中論》		《阿含經》
《中論》的歸敬頌，明八不的緣起。	緣起是佛法不共外道的特色，緣起是離二邊的中道。說緣起而名為中，是《阿含》而不是《般若》。	依緣起的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。淵源於《阿含經》說，是無庸置疑的。
《中論》所引證的佛說多出於《阿含經》	《中論》依四諦次第，經大乘行者的觀察，掘發《阿含經》與《阿毘達摩》的深義，與大乘深義相契合。	
《中論》是《阿含經》的通論，是通論《阿含經》的根本思想，抉擇《阿含經》的本意所在。	《中論》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確認緣起、空、中道為佛法的根本深義…掘發《阿含》的緣起深義，將佛法的正見，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。	

《中論》與《阿含經》、《般若經》的關係：

《阿含經》	《般若經》	《中論》
說空並不明顯，沒有明說一切法空。	說種種空，說一切法空，是初期大乘的《般若經》。	《中論》闡明一切法空，為一切佛法的如實義，通於二乘；如要論就大乘，這就是大乘的如實義，依此而廣明大乘行證。
《阿含經》說法的方便，與《般若經》有差別，但	《般若經》說空，主要是佛法的甚深	依《阿含經》說，抉擇遮破各部派的妄執，顯示佛法的

以空寂無戲論為歸趣，也就是學佛者的究極理想，不可說是有差別的。	義，是不退菩薩所悟入的，也是聲聞聖者所共的。	如實義，確是《中論》的立場。
龍樹本著大乘的深見，抉擇《阿含經》（及阿毘達摩）義，而貫通《阿含》與《般若》等大乘經。如佛法而確有「通教」的話，《中論》可說是典型的佛法通論。		

七、《中論》之中心思想

中道的緣起	離二邊的中道	緣起即空、即假、即中道。
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，善說是因緣，善滅諸戲論，我稽首禮佛，諸說中第一。	緣起法是空的，《阿含經》中，空是無我我所，也就是離我見我所見的。	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
龍樹依中道的緣起，說論破當時各部派的異見，著重離見的空---中道，正是《阿含》與《般若經》義。	《阿含》說假名一施設，《般若》說一切但是假名；《中論》將緣起空、假名、中道統一起來	歸結於一切空，也就是歸於中道。
《中論》結讚說：「瞿曇大聖王，憐愍說是法，悉斷一切見，我今稽首禮」。		

【註】以上資料摘錄於印公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、《中觀今論》、《性空學探源》、《空之探究》、《中觀論頌講記》等著作。